

← (上接 10 版)

点是采用了上西下东、即由黄浦江观察城市的方位，不过，只要将其旋转90度即可察觉其与此前本邦所创第一种上海近代实测系地图——1875年制《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存在密切联系。从具体的地物表现、图名等要素来看，在1885年以前的各种中外上海图之中，与乐善堂所刊图接近的也只有这类本邦最早的实测上海地图了。因此，1885年乐善堂所刊图上提及的“《城厢租界图》”当即1875年以及此后1880年、1884年由上海地方政府主持施测、由点石斋石印刊行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系列地图。在当时的情况下，乐善堂亦无条件开展实地测绘，岸田所做的工作，应是利用了此前刚刚流行的本邦所制《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并参考当时其他一些西文图，略加增补修正，然后以当时风行日本的腐蚀铜版雕刻刊行。由于在印刷上采用了颇为成熟的铜版技术，因此此类地图印面明晰、纸墨精良，这在近代石印刚刚起步的上海地图界，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由乐善堂制作的上海地图，对光绪后期的上海地图绘制产生了较大影响。清末日人所绘上海地图，如在日本近代最早刊行的华埠旅行指南书——《苏浙小观》(东京江汉书屋1903年刊)一书之中所附《上海图》(见图7)，从图式与内容上看与日系书社乐善堂所刊图十分接近，而且图上特别标注了位于老巡捕房对门(今河南路福州路口)的乐善堂药局(见图8)，书中还有乐善堂新刊地图的广告插页，均显示此类上海图应与乐善堂刊图有直接的关联；并且，从该图中的租界扩张情况以及诸如洋浜的桥梁架设等地物表现明显滞后于1903年的实际情况等现象，更反映出此类上海图很可能就是本于乐善堂所刊图绘制而成的。

此外，在晚清末年为数不多的国人所制上海地图之中，由科学仪器馆于1904年初版、1906年再版的《上海图》(见图9)是比较流行的一类，此图与《苏浙小观》所载《上海图》几近相同——该图也是铜版印制，图上仅增以彩色区分英、法租界与华界，内容上亦未及时更新，只增加科学仪器馆的标注与极少数的改动，反映其与乐善堂所刊图以来日系上海地图的直接联系。考虑到这座中国最早的科学仪器馆，在开馆之初

主要经营的就是从日本进口的科学仪器与药品，在地图上出现绘图构思与印制工艺的直接传递现象应该也是很自然的。

清末日系书社的上海地图创作

晚清甲午以降，日侨之“新渡来者”纷纷来沪，到1899年已达1088人，至日俄战争前后，日人来沪营商、投资办厂者更众，其人数已达近万之谱。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猬集于日领馆、东本愿寺的虹口日侨社区。此种聚居局面为商旅用途的上海地图创作开辟了市场；并且，明治末大正初(相当于清末民初)也是日本民间制图业与都市旅游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大比例尺的市街地图已经推广到了中小城镇。因此，在1905年6月岸田氏离世之后的清末数年间，受到上海的日本人地图市场与日本国内制图业溢出效应的双重影响，先后出现了新智社、松翠堂、财藤胜藏、日本堂等多家日系民营书社刊行的上海地图。

《新撰实测上海舆地图》(见图10)：由上海新智社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9月编辑发行，东京山田石版所彩色石印版。该图现为上海地图之罕见品，笔者在日多年也仅见过两件原图。

此图图式与1888年乐善堂所刊图以来的日系上海地图风格迥异，如方位上回归到了上北下南这一规范样式，绘制范围也包括了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浦东滨江在内的当时上海全域，这些布局特点都与稍早流行的英系报社——北华捷报社所制1900年版、1904年修订版上海地图 *A map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t Shanghai*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十分接近，故推断应是以北华捷报社所刊图为本编绘而成，反映了20世纪初上海市域的迅速扩张以及日系制图者善于吸收借鉴地图测绘新成果等特点。全图套色印制精准，色彩清新雅致，其绘、印风格与同时期本埠石印图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近代日本彩色石印烂熟期之特色，当是在日本国内制印之品。图上附有由上海到我国沿海各埠以及日本横滨、长崎的里程表，另有“城隍庙与九曲桥”“江南北

(下转 12 版) →



图9
《上海图》
(1904年)



图10
《新撰实测
上海舆地
图》(1905
年)



图11
北华捷报社
1907年图



图12
《最新上海
地图》(1908
年)